

哀傷的終點是愛

◆ 撰文 / 何日生

在警政署資訊室的一角有一幅畫，畫中有一位女孩跪在地上，在一個幽暗的洞穴裡，雙手盛著一捧火，像是虔誠默禱，像是偶然來到黑暗之境，亟欲照見探究洞穴的秘密。她的神情是平靜的，但四周的氛圍卻是神秘難測的，一如黑暗洞穴與火光的對比，讓這幅畫充滿著奇異的對立的和諧。這幅畫的創作者是楊勝安，正是警政署資訊室主任楊麒麟的公子。楊主任一得空總是會看著這幅畫，思念他的兒子。

勝安是一位非常傑出獨特的孩子，無論是他的課業能力，與父母相處的態度，或就其繪畫才華而言，勝安總是有他的想法。

那一年勝安在感情上受到挫折，他陷入很深的憂鬱。勝安的媽媽盛連金師姊和爸爸楊麒麟主任始終陪伴著，但是又尊重著，不去過度的干預他的思緒。在這樣的父母之愛中，勝安一直有全然的空間發展自己。勝安透過繪畫終於逐漸走出內心的憂鬱。他的畫透露著他對生命的哀傷、困惑、及盼望。心理學家羅洛梅曾說：「藝術家和心理症患者只有一線之隔，他們對於生命本質的不安都有強烈的感受，只是前者透過藝術超越，後者選擇崩潰一途。」勝安在創作和全然的

父母之愛中，尋回他生命的道路。

揮別憂傷，重新拾回自己的能量，勝安前往澳洲留學，在那一個寬闊明亮充滿著原始自然之美的國度，他逐漸展現他生命的風華和樂觀自在的生命力。但就在這個時候，一次大海中的潛游，勝安的身體漂流到他一直心儀的臥龍岡海岸。他走了，選擇在他最喜樂之地。

母親及父親的悲慟難以言喻。剛從憂傷走出來的勝安，終究歸回虛空。

連金師姊雖然歷經喪子之痛，但是她沒有被哀傷擊退，她用筆延續她對勝安的愛，用文字填滿他們對孩子的思念和哀傷。這種愛的方式是既溫暖、深切、又具智慧。

證嚴上人常說：「要用母親的心去愛別人的孩子，要用菩薩的心愛自己的孩子。」連金師姊與麒麟師兄甚至把對勝安的愛轉化為更寬廣的菩薩長情和大愛。她將她的經驗分享給其他人，並帶領其他有相同經驗的母親，走出內心的哀傷。她將這些母親們走出哀傷的過程也寫成一本書《永遠的寶貝》，去鼓勵所有經歷喪子之痛的母親。

哀傷的終點是愛他人。不管是無常的生命所給予你的，或其他人加諸予你的，只要你能繼續不放棄去愛他人，你

就不會停留在傷痕裡。

在慈警會的合唱團裡，有一位勇敢的母親，長子車禍往生之後，連金師姊與麒麟師兄不斷去關懷她，引領她加入合唱團，參加慈警會的關懷活動，讓她轉移喪子之痛，學習關愛世界，陽光才能從微開的窗縫照亮幽微暗室的一角。而這剛起步的愛心火苗，卻突遇次子意外往生，幾乎被哀傷滅盡。以淚洗面、無語問蒼天的心境，只有遭逢同樣痛楚的連金師姊與麒麟師兄能體會、安慰。哀傷療癒的漫漫長路無期限，日子過去了，陪伴鼓勵從未停歇，他們帶著她繼續參加志工服務。幫助別人，愛別人，讓哀痛的生命又重新找到希望。

生命，從來就都不可預期，這幾乎是真理。不管我們規劃什麼？追求什麼？夢想什麼？努力要得到什麼？終點不是我們能設想、能預期，這是生命的常態。上人常常告誡慈濟人要培養無常觀，世間的一切都不是永恆的，只有我們心的能量是永恆不變的。我們無法選定人生的各種際遇和境地，但是我們可以選擇用對的心態去面對它。而當我們找到了對的生命態度，人生的際遇也會跟著轉變，我們變得可以掌握它，而不是被它所掌握。

人在世上，無常造訪，如親人的突

然離去，讓我們受傷。人與人的背離讓我們心生退卻，想躲到自我的保護傘裡面，不再相信人與人的愛，或不敢再去愛；但這些都是徒然的，其實，愛在我們心中並沒有人能將之奪走。

上人說：「跌倒了，也要懂得抓一把沙。」這是一種生命的智慧，一種對自我堅定的信心。人怎能不跌倒呢？重點是，下一次就更知道要怎麼走！因此挫折是智慧的開始。與其花時間哀傷，祈求得到支持愛護作為療傷，不如以此做為借鏡，知道如何避免因為無常或因為自我的執著而受傷害。如果你更能積極的輔導幫助其他人，避免他們受到類似的傷害，那是挫折之後更深的收穫。

楊麒麟師兄及盛連金師姊所示現給我們的，正是這一種大智慧及大愛的典範。我們在敬佩之餘，能不為勝安感到驕傲及欣慰嗎？他仍然還活在世間，繼續延續他生命的價值。他的父母因為對他深切熾熱的愛而去愛更多人，去助更多人找到正確的愛之態度，讓更多母親面臨鈍挫卻仍掘湧出愛的信心及能量，這難道不是勝安此生的使命？這難道不正是他永世不竭的福報嗎！



h m y z